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茶花

### 第一回 錯中錯悟繁華一夢 情外情談影事前塵

春申十里繁華地，數得巴黎第二。群玉坊頭，恩談街上，一樣花魂遊戲。湘簾斐幾，有白裕才人，青樓妙伎一段，風流盡教播入管弦裡。滄桑幾番閱遍歎離奇社會，情場轉變馬克無雙，武大絕豔，散出自由種子。 鶯花小史，卻吸收文明，包羅政見。無限傷心，讓美血淚。

調寄齊天樂

話說男女愛情，本是天地生成的，雖說是與生俱生與死俱死，卻未生之前，先已有了根柢；已死之後，常留無限波瀾。

所以，愛情到了熱極之時，覺得天可以傾，地可以陷，山可以崩，好綿綿的情，仍是比金剛愈堅，比乙太更具永不磨不滅的樣兒。據科學家說，男女身上有陰陽兩電，得此吸引就是隔著千年萬年、千里萬里，電力不減，即愛情不滅，你道永我不永久？所以，男女相遇，除非了不起愛情，不發電力，還可以彼此無關，若是腦海中留了一點影子，就要弄出生生死死、希希奇奇的事來，隨便嚴刑峻法禮的路義防，也不過說說罷了，何會真能夠把已起的愛情、已發的電力生生的遏滅了呢？倒是順其自然，或者代為疏通，尚可以隱藏於密，不致激而生變。但看空中的雷電，順了防雷鐵直流地下，再無轟裂之患。若是不加防備，那高堂大廈，就不免毀於雷火了。

支那自古相傳的男女制過嚴，平日不相交接，不相往來，直至合巹之時，方扭做一堆。不要說配合不由自主，未必得宜，不免生了外心，就使兩情愛悅，銖兩相稱，但是未合巹之前，無論種種拘禁，不過拘得身，如何能拘得心？在男子，有世務縈心，尚可排解；那女子，幽禁深閨，到了花朝月夕，難保不春心暗動，彼此萬難排遣，就有乘隙躍牆的事做出來了。就算那女子守禮謹嚴，不肯躍閒蕩檢，只是腦電已發，不可復收，便要釀出厭厭歉歉傷春的症候了。並且向來不曾閱歷得精透，不免要愛情妄用，鍾愛於蘭草不堪、桃夭迷行的男子，迨至時物變遷，郎君薄倖，東流溝水，西去伯勞，可憐那無瑕白璧，已經有不磨之玷了。這中間，怨憤輕生，古往今來不知凡幾。

合這兩項看來，不知傷多少天地之和哩。倒不知預先放他們男女彼此往來熟習，再加自幼讀書，通曉學問，眼光也精了，主意也老了，不要說平常些的男子哪裡在他眼上，就真真是個好人物，也要算計得周密，估量得實在，真能個一竹竿打到底，主肯把蕤妙質會托於他。白首如新，青蠅無玷，你道不出閨門的女子做得到麼？怪不得春情發動，要吃那無邊的苦呢。

看官，你道這幾句說話，是做書的說的麼？呵呵，其實不然。還記得那一天晚上，我偶然吃了幾杯酒，薰薰然向一隻睡椅上橫臥，才覺身子已出了門。那路上花明柳暗，塵香真是無窮景致。信步行來，陡見前面一座白玉牌樓，大書著「香海」

兩字，裡邊卻有無數金迷紙醉的地方，粉白黛綠的人物，我那時心裡迷迷糊糊的走了進去。不知歷了多少昏朝、多少所在，至今一些想不出，卻記得走過一所高樓，明煌煌的寫著「茶花第二樓」五個大字，上面卻湘簾半卷，花影參差，隱隱約約一個少年在那裡引杯痛飲，擊節狂歌。不一會，立起身來，在粉壁之上題著一首新詞。剛剛寫完，頓時酒上湧上來，往後便倒，口角間卻流出血來。那裡我心中大駭，奔上樓去杯，要想救他。那知上得樓來，樓中卻空空洞洞，一無所有。少年也不見了，只有一本書掉在中間，上面題著「新茶花」的簽條，揭開看時，原來便是這少年和那樓中美人的歷史，原原本本一覽無遺，不覺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就將少年方題的「齊開樂」

詞抄下來，做個弁首倒也相稱，便自言自語道：「我好僥倖，走到此處，卻得了這本稿子。如今待我攜回去，托申江小說社刻印出來，給大家看，只怕也不輸次序紅生的《茶花女》哩！」正要下樓，不防簾兒一閃，像花間夾蝶一般，飛進一個美人，嬌聲喝道：「偷書賊！要往那裡去？」我心中一樣呆，政權要訴說緣故，不料那美人忽地不見了，卻變成一隻斑斕猛虎，咆哮的向我撲來。「阿呀，不好了！我的性命不保了！」一交跌倒，正不知是失了三魂，還是走了七魄，定睛一看，原來還因在睡椅上，通體汗下如雨。正是：

繁華一夢何時醒？夢裡人談夢裡因。

不知夢中這部書裡，說的是何種人，載的何等事？待我將記得一一鋪敘出來。